

動盪的回憶

TZU CHI FOUNDATION

◎ 張硯秋 撰

陷落諸羅十萬家

當時的台灣日日新報描述：「今次嘉義有此震災，固開台二百數十年以來所未曾見。處處險象環生，真個令人驚悸欲絕。頃聞該地居民，深慮地或再震，其危險必愈不可思言也。」

一九〇六年三月十七日，嘉義遭逢空前的大地震。當時的報導指稱：該次地震是開台二百數十年以來所未曾見，嘉義縣城及所屬的梅子庄、打貓庄沿線，房屋全部被毀，死亡一千二百餘人；嘉義與斗六間裂開一條六里長的大深溝。四月十四日，又再度發生地震，震塌房屋八三〇〇餘戶，一震未平一震又起，震災的損失及死傷極其慘烈，是一八九五年日本據領台澎以來，台灣發生

最大的地震，當時有人以「陷落諸羅（嘉義舊名）十萬家」來形容。彼時日人對台灣的統治漸穩，因此，日本總督府及當時的報紙媒體都非常重視。

為期二年（一九〇四～五）的日俄戰爭剛結束，日軍大勝。當時的官報「台灣日日新報」，除了大幅報導熱烈歡迎日本艦隊凱旋的場面外，對震災也長篇累牘地持續報導了一個多月。每天刊出的震災地實況、「地震酸鼻錄」搭配震災地插圖，詳實地描述了嘉義大震後的慘狀，災情較九二一集集大震不相上下，雖時空環境差距將近一個世紀，現在看來仍然怵目驚心。

地動天驚時

嘉義地區那些年並不平靖。由地震後嘉義廳出的告示可以得知：「我嘉義

數年來旱瘟不斷，幾無寧歲。癸卯（一九〇四）冬十一月慘遭地震，新港、打貓、嘉義等處，家屋之傾倒者數千，人畜之死傷者數百，今也瘡痍未復。何期災害荐臻，月之十七日黎明，又遭是變。轟烈一聲，不啻萬雷貫耳。震盪數次，儼同駭浪拍船，磚瓦齊傾、棟梁盡折；或頭破身傷，或手殘足缺。或哭父而啼兒，或哀夫而喪父。或者居難求安，或者食難求飽。慘狀萬般，筆舌難罄。較諸前回，實倍十百，傷心慘目，孰有如斯。」

這次的大地震，最初激震二次。當時的人早睡早起，有的人已經吃完早飯，第一次地震發生的時候大驚奔出門外避難。等到震動停止，驚魂甫定，以為已經震完，紛紛返回室內稍事喘息。沒多久，驚天動地的大烈震伴隨可驚可怖的動鳴漫天蓋地而來，無法站穩，許多人見土角崩洩想逃出屋外，卻顛撲跌撞，慘遭壓死者為數不少。轉瞬之間，不再有市街、不再有村落，天地間同為朦朧的黃煙所籠罩，只聽到破壞、慘叫聲而已。

等到土煙稍散，哭聲漸起，起身環顧四周，家屋已經無一倖存，無論瓦造、土造、木造，都變成一堆亂瓦雜木，各條街路也都縱橫堆積，無法通過。到處只聽得到呻吟呼救的聲音，不絕於耳。主震發生的時間，斗六郵便電信局的時鐘，停在六點四十二分，大林車站的時鐘則在四十三分被震停。其後的地鳴與地震幾乎沒有間斷，電話電信所需的電力也遭破壞，震災及救人急如星火，但通訊完全斷絕，所以月眉潭、梅仔坑方面的災情，嘉義廳都無法得知。

災後慘況及救援

一時之間有三、四千人死傷，需要挖出屍體、抬負就醫、醫療傷患，醫護人員及搬運屍體、傷患的搬運夫，人力大為不足。嘉義醫院與當地的公醫雖然

想盡力搶救傷患，但自己的醫院與居所也都潰倒，苦無藥品器械可供醫治。次日，台北、台南醫院與紅十字會都調派醫師與看護婦前往支援，會同嘉義病院、衛戍病院（軍醫院）及在地公醫協力治療，但因災區廣泛、死傷普遍，而且負傷者患處不像槍傷或刀傷只侷限在局部，而是多處負傷或傷面極廣，要動手術也有困難。

以當次的震害程度，嘉義市區排第四，並不是最嚴重的；但因爲是嘉義廳首屈一指的精華鬧區，房屋狹隘密集，人口稠密的市街，市況的混亂程度卻比其他地方都來得嚴重。房屋柱倒瓦折，全壞半壞、或大破損小破損者縱橫無盡，散亂狼藉，一如巷戰。其中罹災者數千百，有的擱在門板上，有的草草用布捆裹曲置一旁；有的屍身上只簡單覆蓋了少數就地取材的遮蔽物；好一點的搬出臥榻集中在一處，數名家屬蹲伏其間，每個人都茫然若失。

當時的建築，除了少數日本式木造房屋及貧民住的竹管、簡單的木板茅屋

外，中產階級多數以土塊造成的「土塙厝」幾乎無一倖免，「除嘉義廳下及大埔東石港而外，其建物無一瓦全者。」公務單位的辦公廳也多半破壞殆盡，郵便局、步兵大隊的兵舍、法院等建物，即使不倒也成危屋。郵便電信局搬到庭院，受理郵便電信的收發，執行業務的情形，就算野戰郵便也不過如此。官員宿舍因為原本多數借用當地民宅，因此也難逃倒壞的命運。法院職員的家屬，在宿舍區內用十張木板圈圍起來，收容三十人；電信局員工的家族，也是以同樣的方法暫為避難之計，房屋低矮，只能彎腰進出。

地震之後，學校、軍營、監獄也都塞滿了傷患。當地的行政單位除了立即救災外，迅速成立了數個緊急救護所及收容所。嘉義廳原訂於三月二十二日要在市郊的公園舉辦「牛畜品評會」，展覽會場蓋了數棟小屋，每棟又隔為數間，可以收容數百人，大震後即改為避難所，後因為地點較偏遠，又在市區的

不同方位，蓋了數處避難所。

報導中還提到許多特別的現象。例如，震災的損失與火災不同，民衆雖受災但財物還在，只是埋在廢墟之中。災民爲恐財物被人盜去，大多不願去住現成的避難所，而寧願餐風宿露地守在倒壞的舊居附近，不肯離去。賑災當局只好發給民衆簡易的建築材料，讓災民自行搭建棲身之所。因此，市中路面上到處都是個人臨時搭蓋的避難房舍，櫛比鱗次，路爲之塞。

當時的賑災經費，除了動用總督府的第二預備金之外，日本天皇及皇后「特御賜救恤金壹萬圓」，此外，台灣日日新報社還發起義捐金募集，並舉辦賑災慘狀幻燈會，廣爲宣傳。

醫療方面，除了當地及附近的公醫盡數出動搶救病患之外，台北及台南二所醫院，及紅十字會支部，都派了醫師及看護婦在第二天趕到，會同嘉義病院、衛戍病院及在地公醫協力治療。由於醫護人力極度短缺，總督府又派了二

十名醫學校畢業生，在舍監率領下前往災區支援。這些醫學生都是本省人，且都自行攜帶寢具，治療時既不像日本醫生一樣需要翻譯，又不必在災區借他人的東西使用，相當便利。其後，應嘉義要求，又加派二十名看護及撥數十個擔架去應急。

在震災中被壓死者固然悽慘，但死者已矣無可挽回，一篇標題為〈震災之負傷者〉的文章指出，有些傷患雖一息尚存，但卻折臂斷足而難以治療，生不如死，啼泣路邊無法可施，是震災之後最令人傷心、最令人不忍卒睹者。更悲慘的是，大震後的次日清晨，黎明前突然天降大雨，在寒冬中露宿街頭避難的傷患，急急於淒風苦雨中倉皇走避。

該篇文章指出，在震災傷患之中，最多的就是打撲症（跌撞摔跤、外力撞擊造成的症狀），打撲的部位又以頭部、背部居多，其中尤以腦震盪、脊髓損

傷占多數，前者固然症候不良，後者更可能造成終身殘廢。而有些內傷患者，由於外表看不出來，在震後還在倉皇奔走，經數日後發作，而多陷於不幸。有些撞傷胸部肋骨者常陷於慢性蜂窩組織炎，或因當時為根治而留下後遺症。而打撲最多的，就是骨折，因為地震時撞擊過度劇烈，多數都不是單純骨折，而是複雜骨折，有許多需先將骨頭切斷才能治療。再如普遍外傷的裂創患者，因創口多侵入土砂塵芥，所以雖然創口微淺，往往也不易痊癒，因而「慘酷殊堪驚駭」。

文中還提到，震災之負傷者，與其他負傷者比較，其慘酷尤為極甚，若非親歷，雖專門學者，亦想像所不能及。負傷劇烈雖然是原因之一，但也因震災之時，各驚駭忙亂，不能速為療治，「至令創痕日劇，醫藥難效也。」被害區域，綿亙數十平方里，負傷人數，約有二千名，欲為完全治療，召集全島醫師，亦有不足之憾。在偏僻地方，因醫師藥物不豐，那些負傷而陷於不幸的

人，真不知有多少，想像及此，「真覺慘怛不勝，而為涔涔淚下矣。」

綜合台北測候所長（氣象局長）近藤的嘉義地方烈震調查報告及記者所見，災區的住宅，除了少數日本式木造房屋及竹木材質的茅屋外，佔當時九成以上以土磚造成的「土塙厝」幾乎無一倖免，「除嘉義廳下後大埔東石港而外。其建物無一瓦全者。」在打貓、梅仔坑兩處，死傷者平均每戶接近一人。

這次災害，主要集中在嘉義地區，僅嘉義廳管轄內，死亡即達一〇五八人，傷者一三六五人，家屋全壞二三九戶，半壞一七四二戶。由於餘震不斷，報紙上不時出現「又強震」、「又又強震」、「地大龜裂」、「昨日之激震」、「鐵國山腹的大龜裂」、「地再強震」，還有更大的毀滅性強震等各種傳聞不斷，住家倒塌的民衆流離失所；縱使還可以住，也不敢進屋子睡覺，嘉義地區人心惶惶。

據台灣日日新報描述：「今次嘉義有此震災，固開台二百數十年以來所未曾見。處處險象環生，真個令人驚悸欲絕。頃聞該地居民，深慮地或再震，其危險必愈不可思言也。現尚日日動搖不止，因而人民日夜洶洶，廢寢忘餐，野棲露宿，不遑寧處，致生疾病。其恐怖之情，則婦女老幼爲尤甚；爲此之故，備受刺激，而難免於病，而病者至益加重。」

震後之社會現象與反省

這次的大地震，對台灣民衆，尤其是嘉義居民造成了極大的衝擊，除了造成短期的物價波動及米荒外，許多災民在流離失所之餘，也造成大批災民遷地爲良的「島內移民潮」。

爲恐這些「日夜憂悶、不安其堵、不就厥業」的災民變成流民，台灣日日

新報因此請日本的地震專家大森博士及近藤技師加強宣導地震知識，說明大地震之後，出現密集的大小地震是正常現象；並舉明治二十四年的大地震，餘震持續每日數十回，在六年間計達四千餘次，為民衆釋疑。

此外，這次震災後還有一些社會現象，事後嘉義廳曾出告示諭令，或經報紙刊登勸告，對日後的台灣人的社會及個人行為建築形態，多少有深遠的影響。

告示中指出，有些受傷災民或求神而禱佛，或問卜而召巫，於是有不法之徒趁機弄弊，自詡醫術高明有如扁鵲，膽敢包醫，從中牟取暴利；為恐傷患延誤病情或死於非命，一經查出，決不姑寬，按法從嚴治罪。此外，鑑於民衆居住的家屋多數為疊磚架石，硬壁土牆在地震中危害嚴重，而公布了房屋修築的條件，希望民衆不要再以土塙為建材。不過，事後，還是有許多人在土塙厝的

廢墟中撿拾較完好可用的土磚，準備作為重建之用。

此外，台灣日日新報曾就當時死傷的男女比例進行研究指出，明治二十四年，美濃尾大地震的死傷中，男女比為男六女四，而本島的人口結構，也是男多女少，本次傷亡應該也是這樣。但是，這次震災，死者男四九三人，女六四七人，傷者男三一一三人，女四〇二人，竟然男少女多。

台灣日日新報分析原因如下：一、台灣風俗中，婦女多數纏足，行動緩慢孱弱，遇有急難，蹣緩不能逃生。二、除鄉下外，都市婦女錮閉深閨，寸步不離居所，一旦變起猝然，倉皇失措，路徑生疏，東西莫辨，狼狽周章，都是因為婦女受困於牢籠之中。因此，希望本島纏足的婦女能由這次震災中記取教訓，逐漸減少纏足人數。